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四

宋 劉敞 撰

書啟

與沈邱仇香祕校啟

右某頃賴英鑒共登賢書私喜邂逅之逢矧瞻顛昂之
表遽驚判別驟荷記存緬佩玉音祇攬心府伏承履肅
霜之序味粹道之腴第祿用寧啟處自若尚賒款會益

冀保和馳企之悰數陳罔究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屬因道道幸得趨風幕府容賓里人授館識恩顧
之加厚愧微賤之不遺迨茲啟行假以後乘且復貶損
手澤稠重誨言雖小雅之序繇蠻亦古人之稱樂易曾
靡遠過曷能弭忘伏惟某官純粹含章直方鍾美上求
至治之術下察當世之宜裁成大猷鋪繹元化顧均勞
而居外暫握節以陪京周公處東還踐赤烏召伯分陝

入為冢鄉矧在稽古之朝方增迓衡之望聳聞僉議大
慰輿詹敢冀益慎寢興少符禱頌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伏以景近極而就長律奏陽而復本候雲備歲布
始經邦恭惟某官德茂帝臣義均國體正氣詡物備四
時之和盛功格天宜萬福之報及羣陰之滋損諧衆望
之僉俞光華本朝陶冶元化某素依教育密庇恩輝阻
慶下塵馳精重戰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託于一官邈若千里雖復蒙福潤之沾洽偃德風
之清冷固能奮飛祇益固陋竊惟撫寧黎俗翕受祺祥
恭以某官股肱中朝蕃屏方面名澤純粹功實輝光上
有同心之歡下多注意之願豈宜淹久京輔徘徊袞衣
跂聞瑞節之還大慰巖石之望敢冀仰為宗祏俯和寢

興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宿官甚賤偃德素深譬猶處鈞範之和漬江海之
潤日以蒙益忽不自知又逼簡書之繁重稽竿牘之間
豈意假借光寵勤渠誨言藏以為榮服之無隕伏惟某
官晞德聖域稟符元精蓋上天所以保佑國家而聖君
有以康乂民物功著廊廟澤遺昆黎讓而作藩靜以鎮
俗雖齊侯賜履王室是毗抑周公處東人望猶缺側慶
玉堂之冊復還金鼎之司敢冀上為敷求益加保攝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伏審某官肅奉制書臨撫近鎮伏惟慶慰竊以堯
命四岳外總諸侯周逮三公出倡九牧益社稷之衛重
而股肱之寄深恭以某官德度昭明器宇淵博固嘗歌
九功之美贊萬務之微均逸彌年注意在上仍徘徊于
方面益宣布于善經南山巖巖猶缺乎士望華舄几几
方兆乎公歸某密附慶陰阻修禮賀瞻望台屏不任欣
抃之至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游于陶鈞之和漸于江漢之潤蒙德甚厚依仁已
深未嘗自通門闌望見風采邈若數舍忽如異方伏惟
蹈中和之精膺元吉之報恭以某官翼亮淳治弼成茂
勲格于上天簡在明主以謂負濟民之術者不宜虛富
民之封立長世之業者不宜舛當世之望必委政柄大
為孚先欽聞疇咨跂俟冊命敢冀上為宗祏倍寧寢興

上致政少保啟

右某睽遠門牆差池歲月顧轅下之局促蹈海濱之阻

幽竿牘頗疎形影相媿伏惟頤神浩素綏履康寧恭以
某官邁德濟時建功扶世躋蒼生于既富從赤松以自
居明哲保身進退中道振高節于頽俗有大庇于斯民
蓋周公明農宜加金鳥之禮魯侯俾壽必有兜齒之祥
某早辱重知再為屬吏坐遠熒煌之照尤深跂戀之懷
敢冀仰順時和俯凝福祐

與通判國博啟

右某祇奉詔函來臨治所屬館舍之初定加簿書之易

迷曠于置郵固以生媿遽捧寄聲之間粗寬引領之思
伏承晏處自如吉祥莘止顧微官之見縛卜高會其未
涯仰冀保和少紓馳想

與鄰州通判啟

右某肅膺朝命分貳藩條媿治幹之不優欣提封之相
接伏惟某官識精以敏器閎而深固為羣吏之師矧最
諸侯之選河海均潤誠有望于餘波爵里自通尚無從
于良覲敢希善番庸副傾瞻

與潁州知府少卿啟

右某伏惟某官英氣弼中德符灼外膺帝表之深簡蹈
玉燭之至和順履三微翕寧百祿某久依餘潤阻慶高
閤馳望清塵罔勝欣預

與運使太傅啟

右某伏審循覽屬封言還計府跋涉之遠炎涼既遷惟
偃息乎至和固綏凝乎多福某恪居賤局仰庇洪庥曾
不獲履幕下之清塵竊坐隅之餘論感逾秋實搖若風

誇伏冀上念簡照之隆倍精養氣之術

又

右某伏審某官肅分威節出建漕臺伏惟慶慰恭以十
二牧之分上沿虞氏六百石之拜近法漢朝必皆識度
深沈間望英特矧屬昌且尤難得人竊惟某官智析秋
毫明極水監經國之具足以垂將來富民之謀方且寬
當世欽若慎簡總茲利權列城聳觀下吏偃伏某猥以
無狀幸而忝員尚依樂易之風庶逃遲鈍之責阻修趨

見但劇傾瞻敢冀畜神少符引領

與運使啟

右某伏以流光徂暑戒三務于幽詩涼風告寒協上官
于神赫恭惟某官將明盛德宣布善經政優優而洽聞
祥止止而來萃某恪居有局走見無從伏冀順蹈至和
不凝多祐

與運使度支啟

右某啟執別未幾懷賢實深良由相照之意多自使仰

高之誠盡遽煩流問益愧撓謙兼審改涉修塗按循屬
部吏民瞻德固已澄清戎敵懍威遂皆讐服方奏膚功
之狀亟升上笏之勞更冀節宣用寬企佇

與兩轉運啟

右某幸沿使檄得省親闈祇畏簡書亟還官局荷仁恩
之錫類欣德宇之庇身延仰賓閔增搖心旆伏惟布宣
詔指翕受春祺竊以蹈絕人之資振希世之略所到皆
治好謀有成國器卓然士論咸在必將躋深巖之地書

尤異之勲鋪張嘉謨摠發妙蘊伏希上為簡照俯凝粹
和

與京東兩轉運啟

右某啟比緣親嫌外領藩守三換歲籥再更使符未見
惠民之稱而當進秩之寵此益某官陽秋素及風義相
先飾短為長樂善無厭使迂疎之質濫蕃行之恩矧馬
依外臺自力方面仰止德望庶逃嘖言欣聳并深敷述

寧喻

上大尉相公啟

右某猥以冗瑣之材叨當刺舉之任亟承詔旨行視蠻
陬屢有奔命之勤久疎奏記之禮內惟懦節素辱重知
既未有以報恩復無緣以進面跂瞻門下踧踖眉間伏
惟某官寅亮國經緝熙帝載及功成而自引綏眉壽以
歸居昔之折衝兵戎或不出樽俎之表偃息里第亦大
建藩垣之威又況盛德絕倫遠猷蓋世畫一之規素著
可久之業甚修朝野具瞻神人致喜勾芒賜秦穆之壽

豈止九齡燕伯胙成周之功必逾百歲仰希自重下副
禱祈

上樞密大尉啟

右某伏審光被朝僉寵專武柄伏惟慶慰竊以樞機宥
密之地帷幄靖淵之謀外張皇于六師內弼成于萬務
化參維斗爵列上公昔難其人今覲斯美伏惟某官體
純粹之德蹈中庸之方練達前修經緯當世治世之效
甫就于升平華國之光夙彰于無外然而權季未正功

次或差主上所以簡表士類所以引領果膺微命以諮
具瞻俾夫牧馬絕于幕南竒兵成于堂上是為盛德實
曰烈光某辱顧眄之素深荷陶甄而期久徇衆增喜望
風馳懷載笑載言倍百常品

上太尉相公啟

右某近馳柔幅幸叨侍鈴何茲翼翼之誠遽辱諄諄之
誨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袞仰軒墉而
尚阻銘肺腑而不忘恭以某官國器淵深天材特達以

康濟為己任用忠肅合世資協德股肱折衝帷幄訐謨
底績既指期而太平成功不居遂偃藩而夾輔昔周二
伯倡九牧堯命四岳統諸侯古今之典靡殊中外之
寄兼重然而鴻飛遵渚宜無信處之期帝曰奮庸方盡
迓衡之望敢冀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賀上夏太尉啟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上樞太尉寵被帝俞入專兵柄伏
惟慶慰恭以某官元精鍾粹迪哲秉彛經緯之氣甚高

王霸之略獨茂訂謨萬務則庶績熙成訓齊六師則遠
戎震盪功高往牒德簡睿衷惟茲宥宥之幾實宜英傑
之用折衝帷幄成奠廟堂上有同心之歡下增偃草之
望休期所屬有衆所瞻某忝效一麾緬賒上府雖罄得
賢之頌尚稽進賀之儀延仰符階再深踴躍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

疎之安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闡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陶鈞之化隆作廈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苟微冒寵忻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鎔之私

鄆州謝兩府啟

右某啟四月十六日蒙恩授起居舍人知鄆州事兼西
路安撫使已于某月日到任上訖朝廷之士貴際而驟
陟侍從之嚴社稷之守重民而游叨屏翰之寄智所不
及人其謂何蓋材各有宜賞欲無僭昔壽王東郡見謹
璽書買臣會稽許奉計最成負課自脫或終更亟還以
彼具絕人之材猶未免曠位之責而某方申錫明詔優
游便藩豈自謂撥煩之宜殆必有過情之聞伏惟某官
衡石多士股肱本朝盛德處懷至公期物袁絲陋于學

寧有不得居中之嫌潘岳拙于長固宜自試用短之效
方當上師法令下勤簿書庶幾樂職之風仰酌造物之
意

謝外任兩府啟

右某啟比者叨膺恩秩更領使符右使之華在日月之
際東藩之會參股肱之都內惟寡能懼辱重寄此蓋某
官推平以進物謀治以濟時大鈞所埏必無窳器廣廈
既構或兼衆材使得輸尺寸之長謹宣布之復靈派均

潤休光照鄰擊柝之音相聞高山之仰跂及庶依曠宇
以謝煩言無任瞻望感激之至

上留守資政尚書啟

右某得游化鈞多歷年所惟重恩之未報屬孤迹之見
摧屏息海傍貽羞門下既不能負荆以造謝亦恥奏記
而攄懷藐然踈瞻竊獨咎責伏承某官弼諧帝業震蕩
天聲思四海之必孚恥一物之遺用以故卑蕞復辱甄
收不然淹轍之麟迨無決水之望夫賜而不德此大賢

之風貪于私恩則小人之事輒捐竿牘母濶聰明歲在
苒而殆徂心搖蕩而無極仰惟宸宇泰定福履康寧伏
以某官稟和維崧具體元哲蓋上帝所以賚弼而聖朝
必于迓衡保釐別都雖有三后之政緝熙大業尚缺萬
夫之心將授袞衣且還玉鉉上副倚毗之重下均尊養
之宜瞻望符階卑情不任邈激之至

與制置待制啟

右某竊審某官光被帝俞寵升天閣且出宣于使指悉

兼總于利權朝廷得人衣冠須慶伏以先帝策府法雲
漢之昭回郡國均輸集京師之平準清華之選為最繁
劇之柄鮮雙號稱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未繩秉直
貝闕凝姿茂久業之經綸知當世之取舍總執憲之任
志乎澄清贊司會之謀國以充富刃無縈肯智極淵泉
博聽僉諧宜備顧問既雍容于近侍乃董振于外臺昔
蕭何饋軍高祖稱其人傑諸葛流馬三國許以名臣迹
其勤勞並居相輔推故事而可見矧今望之絕倫緬冀

上為倚毗倍精寢處

與劉守待制啟

右某比者擊汰邁征班荆胥遇協邇迄之良願奉雍容
之雅談莫能淹留遽爾睽越時返顧以增戀託置郵而
尚疎伏惟保釐郊畿宴安休社恭以某官清徽肅物高
論端朝裁經術以自將聳德華而絕出優游侍從振動
謀謨士林望之以龍門天子目之于國器且以大火明
堂之分白水真人之邦宮鑰攸存麟符宜慎暫輟從于

近列將大贊于萬幾輿望實然休命何遠幸保沖和之
氣以符頌願之心瞻望軒墉豈任凝約

與銓主待制啟

右某向常馳記遽辱嗣音不以侍從之嚴遂遷疇昔之
雅服之無斃藏以為榮方隆暑之在辰諒燕見之多暇
吉祥止止啟處休休恭惟某官智窮幾微學有根本處
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事君蔚為國基能得士望雖復
陟深沈之地居顧問之班猶以道非大行澤不廣被宜

補衮衣之闕以恢王佐之風天眷亦優帝賚不遠伏冀
倍精寢處上副倚毗

與審官待制啟

右某託于疎冗之官藐然僻陋之國聲塵不接戕記實
稽惟曠度之多容豈雅素之遂絕恭惟雍容帝側綏養
時中伏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
一時之偉人議論精通文采英發多士咸自以不及天
子深察其有餘歷試于難所到皆治固將舉富民之典

收命世之功永觀豐規大濟黎政敢希酌民望之方集
推天眷之攸光益思自珍以隆嘉遇

與都運待制啟

右某伏審某官輟從顧問出領漕輸雖馬牛之風猶限
以南北故竿牘之禮遂曠于浮沈伏惟循察列城敦樹
賢業神明于是來舍福祿有以如茨恭以某官高節映
時清規照物蹈先覺之令德茂當世之遠猷雍容爾僚
範多士間以烽埃未息兵調尚繁資深智之絕人委

前籌以富國地方萬里儲及九年朝無北顧之憂馬絕
南下之牧訂勲甚大計德實高佇頌夢弼之書爰舉代
工之命敢冀精奮以副仰瞻

與制置待制啟

右某近因便風輒奉柔翰況不遐于旌榮諒已叩于聽
明春序甫中陽和增茂惟悉心于邦計靡失節于道腴
伏以某官高義薄天純文華國黼黻帝王之術昭回雲
漢之章論議詳明利害彰著行無可擇人亦愛其儲胥

至必有聲樹蕪存于蔽芾迺者西戎背德千里餽糧經
賦必出于大農輸漕方資于長策遽從顧問之列暫委
財利之權功期有成軍不乏用方將贊襄幾務允釐庶
官人望尤從心禱斯在伏冀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與糾察宗正待制啟

右某伏審政庸太室增秩夏卿用春秋漸進之褒見朝
廷僉俞之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炳靈邦鎮錫胄國宗
迪淳懿以自居蹈中和以超舉不屑近務求觀休風雍

容內朝揮綽德度儼乎圭璋之望燦乎雲漢之光寧當
稍遷以淹大用益七兵之貴主上有以簡表三事之賢
衆人欣于歷試訂茲寵遇曷究遠圖仰冀節宣以副瞻

誦

與虢州張待制啟

右某近于行郵忽辱答教窺詞意之甚重銘心腑而弗
忘伏承坐鎮多餘葆光自若矧以某官天機冲邃器度
闕深久陟顧問之聯方儲贊襄之業士無異議人已注

心然有非妄之災出于不意之變暫迂良幹外典劇藩
蓋大賢將興先乏其體鷙鳥欲舉必卑其身天有還形
福其焉往幸遵偃息之術以俟光亨之期

與岳州待制啟

右某啟伏以王春正始乾象布和風入律以應期斗為
天而改朔恭惟某官勤宣令德惠懋齊民同福祿而殿
邦分股肱而為郡鴻飛遵渚久流布于聲詩帝曰奮庸
將上熙于天宰履端在旦受祉惟新禱詠所深敷陳焉

究

與渭州知府待制啟

右某向審寵膺節名臨統邊封幄中之謀主上許其人
傑閫外之任羌戎畏于天威可以懷柔不獨鎮靜恭以
某官個儻扶義慷慨立朝卹功名之後時患郊野之多
壘見古人之風采為當世之藩垣故叱馭取途不以親
解讓爵辭賞母以家為英氣愴于遠夷高義動乎宿將
功業屈指而可待問望與日而益隆昔申伯于宣吉甫

薄伐上增榮于宗廟下綏福于蒼生咸秉大鈞以報盛
德佇聆贊元之命以啟迓衡之朝伏冀上為倚毗倍加
調護

與岳州知郡侍制啟

右某啟伏審涓選休辰按臨劇部方條布于教令已延
見于吏民戎有良翰坐聞周邦之喜鴻飛遵渚抑非盛
德之宜伏惟某官英氣深閎神鋒卓穎鶩絕塵之逸軌
邁扶世之高風慷慨功名發揮事業固已入充顧問之

選出靖震驚之師方崇茂勲以底至治何垂成之變忽
于丕圖蓋无妄之災殆必有喜夫聰明可以理解而賢
哲難以數逃汗隆其期淹連奚恤方阻咫尺之間遽杜
一介之來仰窺謙光祇攬吝腑涉新秋之沆碣投硎刃
之優游勉隆至和以俟休復

與某待制啟

右某近修短記幸叩侍鈴何茲疎冗之人遽損勤隆之
筆誠大賢之念舊見明哲之用心捧玩再三感歎稠疊

恭以某官知參彖繫文責天人體圭璋之令姿履金石
之勁節雖黃所及過于春秋之褒善俗攸歸有同溟渤
之赴矧委夷末路蹈從顏轅徒以久要之情遂均一顧
之價向風慷慨引領徘徊念章綬之見拘趨門館而伊
阻伏冀上為廟祐精調寢興

與提刑太保啟

右某託貳郡條仰依雲蔭曾乏趨風之望居多引領之
勞伏蒙某官過齒懦姿曲流榮問緬荷勤勤之賜祗深

叩叩之懷隆暑在辰聞名曠願冀察輔生之術益綏沖
氣之和跂佇豐恩少符至懇

公是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五

宋 劉敞 撰

書啟

回漢陽郭郎中啟

右某啟迺者引嫌避親得請補外瓜時再易續用靡升
天秩不遺龍光猥及既塵右史之筆又撫東侯之封某
官風義相先忠愛有素遠形慶問深諭謙身祇佩攸深

指陳焉迨尚阻晤言之適冀精沖養之方引屬為勞寤寐于是

與知郡郎中啟

右某竊伏下風悚聞高義未嘗修一日之雅望先進之門故雖懷賢終失通問豈意敷尚謙德勤渠誨言愧非所堪祇以為好伏惟某官蘊志方潔得機邃深固籍甚乎中朝聊偃息于名部揆以令望宜躋近班稽之治功矧有善最兼冀衛生之術並觀進秩之榮企誦特深敷

宣罔究

與雜端郎中啟

右某伏審某官榮被僉俞入毗風憲伏惟慶慰竊以紀
綱之地歷代難其人真清之材當時賴其用所以修厥
典法樹之徽聲俾朝有肅穆之光士無苟且之患隱括
所繫慎簡攸先世方得賢人用胥慶恭以某官抱歲寒
之堅操蘊正始之休規德業汪洋其無涯風采峻峙而
可畏足以立懦夫之志鎮流俗之浮果升中臺實持樞

要天驥首路固非邇圖元龜在庭方襲重寶冀精衛生
之術以永名世之稱不任懇款之至

與通判郎中啟

右某伏承涓選休辰往臨善治委翼下國怪三年之不
飛絕塵西郊信千里之方展忽蒙示問姑慰懷賢悵吏
守之有常俯禮餞而伊阻商秋沆碭道路阻深勉精寢
味之宜庸俟公侯之復傾瞻攸甚敷迷罔殫

上運使提刑賀冬啟

右某伏以元統含三萬物將作中聲倡六衆陰其消恭
惟某官味至道之醇乘和氣之運宣布上指將明治經
蹈此迎長之辰綏于積善之報某宿官有局修慶無緣
瞻望旌麾不任歡欣之至

謝館職啟

右某啟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虎闌引籍驟
望清光壁府觀書遽參華列皆極盛朝之選豈伊寒士
之宜承詔若驚荷蒙彌重竊以右文邁運躬聖撫辰優

游太平闡繹洪業儲思天人之際垂精道德之淵上稽
漢儀下襲唐舊開闢儒館表章聖塗長育英材賓禮賢
俊將使辨邦國之典參禮樂之司整齊百家是正六藝
固當得純學碩聞之傑博物不羈之雄內副詳延外慰
觀望今垂纓戴紱而羞管晏者繼踵措笏修紳而希稷
契者比肩淵源之所漸風流之所及雜沓並出雍容相
推自以繩契以來河洛而下歷選列辟之盛參稽信書
之傳語才為難于斯莫盛若度長絜大詢事攷言必得

其尤以充厥位使獲耀日月之炎垂虹蜺之光庶幾增
輝本朝洵美顧問豈宜使庸庸之介玷濟之昌實不中
聲道所深忌如某者智非語上材僅及中少無聞達之
求長有蒙愚之蔽浸尋壯齒汨沒下流悼世守之或隳
激懦衷而求晉歲不我與幾成從事之迷斐然成章猶
及進取之望備能書于鄉老辱下第于太常自以天機
不深學殖方落幸得陪士大夫之後願不過掾功曹之
微豈意奏技中宸程衡乙覽許壽王之智以謂少雙擢

平津之文乃居第一虛名浮實浩寵逾涯參叙廷中之
平分貳方面之守孤生薄祜罔極邁凶魂離幹而僅存
性遁天而將滅隙駒驟遠仕版復還手澤尚存篋書已
廢親歡不洎風樹彌哀姑上里仁之廬祇索長安之米
推恩給筆奏頌得覽內省骯骯之辭仰塵清閒之燕分
甘投削理絕覬覦而譽生不虞惠出非望加秩青宮之
屬庀職道家之山榮耀赫然聲徽籍甚夫澣洗賤技鬻
萬戶之封緯蕭薄資私千金之富物情攸畏天幸實多

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大猷陶冶庶俗推轂晚進持衡化
源且聚精會神屬圖治世之具故拔十失五以廣得人
之風底是空疎冒干東照斯誠大賢曠度盛德至誠仰
蹈嘉魚之規俯循菁莪之樂舉此錯枉其誰不欣豈伊
懦夫獨享豐澤固當師平明之理飾固陋之心帶鈞佩
衡以自修守法誦數而聰事義不假器言無隱情庶以
小磬策名之方次酬匠物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永興到任謝隣路啟

右某啟某過膺朝綽擢侍經惟仍委使符來臨雍部內
惟鄙僕之質私計便安之宜就陰寡尤處遠無競省技
能之至短顧榮幸之實多此蓋某官推轂衆材提衡清
議假陽秋之豐潤垂虹蜺之末光義均同升愛忘所短
矧復土宇相錯析聲交聞襲豈弟之風流聆中和之成
頌亦足以被飾固陋優游緒餘馳慕之深啟處寧捨伏
冀上為眷倚精調寢興

揚州到任謝上啟

朝廷欲治未嘗輕長人之權郡國甚微亦皆有分土之
寄然則宜得智力蕭給器能周通上足以奉宣詔恩下
可以表率方面豈伊淺薄輒誤簡求伏惟某官登翊聖
期恢張王紀樂育人物因材而措之宜熙成天工授方
而效以事將使懦質有資昌時昔汲黯之忠不難淮陽
而眷眷于李息蕭侯之節非疎平原而汲汲于本朝

下原
本缺

謝知制誥啟

右某啟蒙恩授前件職者望卑而寵厚能薄而選優內
視缺如自量幸甚竊以三代之盛溢于詩書兩漢之隆
布在史冊雖上德獨茂時文日新亦有代言之臣謀謨
于內秉筆之士發揮于朝是以墳典粲然若日星之華
制度煥乎有金玉之麗茲體甚大惟賢之求而况皇圖
寔昌妙慮臻極鼓天下者悉獨運于神化居廷中者舉
絕望于清光將使少窺淵源進贊名命聲教所被八荒
其同訓辭之傳萬世無斁則宜得當代之傑絕人之材

練達古今發明貫變鬱秀龍虎垂光虹蜺庶幾相如視
草之工子產潤色之美若時述職可以無慙如某者稟
生頗蒙執藝迂淺徑從諸儒之末竊售一日之長譬猶
射非前期難以稱善中鑄者躍冶或以為不祥然且玷
甲乙之科借交游之寵通籍省戶飛纓蓬山出入輿衛
之間編摩簡牘之記雖復自強已非其宜豈可參法從
之嚴直右垣之祕此蓋某官樂興善類出于至誠欲斷
雕輪囷以成大輅之用驅策偃蹇而效秋駕之奇故俾

懦姿遂有榮選夫力不能進則雖任鄙有絕臍之憂精
非所堪則雖顏生有皓髮之變然而偃俛秦技徘徊就
官蓋上答天施之隆次酬已知之厚過此以往未知所
裁

與揚州知府啟

右某困于期會之文藐在僻陋之國顛瞑乎從政憤耗
而無奇故雖當世之賢平生所慕猶疎竿牘之問徒仰
雲漢之高豈優游通隣敦尚風義欲收一日之雅固枉

八行之音伸紙慨然終夕如接矧以某官秉彛迪哲成
德鎮浮績醇醇以為文濯曷曷以為白漢武之稱嚴助
海內少雙揚雄之叙子淵天下解儻固將大用必願自
珍傾跂之深敷陳非究

與新知府啟

右某伏審前旌已臨近縣萬夫聳跂方有來慕之謠永
道倭遲喜聞坦履之吉即期趨見增劇歡心

與知府先狀啟

右某伏審前驅俯臨近縣某以攝符節之重守筦籥之嚴不得趨詣路傍瞻望馬首無任欣歡悚仄之極

與陝府知府待制啟

右某伏審受剖圭之封典分陝之命函谷天險包二周以為雄甘棠頌聲歷千歲而復見仰惟盛德實高當時恭以某官素履鎮浮清規格物挺中和之正氣騰膚敏之徽聲顏氏知幾固超殆庶之品王祥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入侍清閒出屏方面雖千里之地非所以極其賢

抑萬夫之雄必有以觀其政昔堯用四岳命為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蓋有故實炳然風聲矧茲濟世之才必踵弼予之典望加保攝以副倚毗

與參政侍郎啟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制書毗參邦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挺中和之正氣蘊康濟之遠猷世襲徽名僉若令望曩者席斗樞之宥密籌帝命之深嚴不如子房天子每稱其英傑乃命申伯朝廷屢委以藩垣然而

疇咨允歸衆望久舛五下贊元之命果先當世之賢鄭
國緇衣遂彰于前烈楊公清德彌著于後來詩書所稱
簡牘所載實增輝于有國豈多讓于昔人升平之期跂
足而俟某早繫釣鑄親遘逢昌雖私頌于得臣終莫諧
于趨賀瞻望符照卑情不任欣踴之極

與樞密侍郎啟

右某伏審循覽異方還奏北闕推股肱之隆眷撫邊徼
之羣黎翕如陽春渙若時雨奮壯士之銳氣挫狂寇之

先心威暢不毛德厚無極固神明之所勞惟啟處而益
寧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鎮國勤皇王之本務輸社
稷之元忠動合人心言垂世範以淵衷之簡佑與蒼生
之具瞻宜正保衡允作霖雨矧方叔自錫還履上卿晉
公視師旋拜真相推故事而明白況時望之僉同敢冀
上為倚毗益緩祉福

與知府龍圖侍郎啟

右某近者某官析圭分國秉節撫封弭駕近藩便時珍

館哀嘗條之憂困矯流俗之沈浮屢枉顧臨深形憫惻
魂去幹而已久神還觀而暫新及聞涓選休辰延見諸
吏念當奉賤以修慶因使以問安禮節寔荒情意莫屬
豈謂曲迂英念特貶誨音身先匹夫固非小人之望義
動君子益見大雅之風捧玩以還感激并集竊惟裂壤
千里雖蒙潤于京師觀政萬夫實稽用于廊廟倚毗有
素圖任巨量伏冀俯踐時和仰綏天祐

上副樞密侍郎啟

右某伏念恪居官次逖遠符階雖涵詠洪鈞之間而寂寞滄海之上伏惟贊襄宥密俞受禎祥恭以某官蘊聖相之姿有人傑之量文章盡于經緯功業著于謀猷陟降廟堂鎮安社稷運籌于樞機之內覃化于宇宙之中上所同心民實受賜尚虛玉堂之拜未專金鉉之司卿士積具瞻之誠衆庶鬱迂衡之望固當伊匪爰正弼諧敢冀上為宗祧益綏福履

回王屯田啟

右某啟猥從大夫之後久聞長者之風不以言輕輒陳
公舉遽煩謝記過諭謙辭尚闕悟言宜精緩履自餘感
戢曷既裁名

與知府龍圖侍郎啟

右某伏審陟冬卿之貳撫天黨之封簡照便蕃休譽充
洽竊以某官博深博直清昭融自結淵中之知歷居
方面之任敏以布政靜以鎮浮序闕閱之高稽聞望之
重久宜處常伯之列贊大鈞之和果膺寵章並更劇鎮

然而專地千里未能以攄妙蘊之精樹風一方不足以
觀遠馭之略佇升鼎席甫慰民謠敢覲上為倚毗倍寧
寢膳

與知縣著作啟

右某伏審光被詔函寵升中祕相君薦士風烈聳聞公
朝進賢聲實自稱方劇欣歡之懇忽迂異與之文仰服
周勤曷勝銘鏤伏惟某官神鋒秀達智局閎深政術自
將民譽已試宜升尤異之最以結欽朋之知辟書始聞

嘉慶爰下諒遠到之巨測抑漸褒之有開更希保和庸
副馳詠

與知縣殿丞啟

右某閣對風徽驟遷時律幸隣土宇稔熟政聲雖欣蒙
潤之多尚失置郵之問豈期厚賤特貶華緘銘荷良深
誦玩無斁伏惟某官濟相門之美擢英毅之先方當奮
飛以極妙蘊然猶觀萬夫之政寄百里之封事有漸階
勢必遠到勉慎攝生之術少寬引領之誠

與知郡寺丞啟

右某竊承宣布盛德億寧遐藩親奉計書入踐朝著眷
茲與游之舊尚闕寄聲之文忽遺玉音如款扉表愧悚
既集拊笑以并矧以過人之姿豈縻待次之賞側俟休
命永觀遠圖勉毓道真庸浣心曲

與通理殿丞啟

右某向審光被詔除來貳藩政雖未晤于英彩已前聳
于休風矧復更踐之契不輕賀問之禮宜舉顧縈吏役

久墮郵音忽枉相先之辭益增無斁之服伏惟某官器
幹敏濟聲猷邃深以智自將所到皆治猶屈千里之駕
以贊六條之煩某非才居前承命多幸尚賒披對側冀
葆綏縷縷之誠敷述豈究

與紫微舍人啟

右某伏審寵膺帝綍榮陟星垣帝王之文所以鼓四方
之動典謨之體有以復三代之風實曰才難必符衆允
恭惟某官學猶天府德為國基浩浩江漢之流峩峩萬

華之表曩者飛龍御歷仄席求賢首應茂庶之書高入
英雄之毅廷臣自以不及天子喜其同時猶復歷試蓬
瀛徊翔江海衆人舐望于留滯後進而風而谷嗟果還
載筆之游復正代言之選名實相稱輝光日新且上觀
紫微之躔密臨三台之次影纓服彩繼踵秉鈞矧今望
之絕倫豈登延之曠日辱知甚久推數以懽仰冀上為
宗祧載精寢餼

與致政宮傅啟

右某伏蒙某官猥顧穴僚特頒珍教陳公尺牘傳以榮
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袞仰軒墉而尚慕銘肺腑而弗忘
伏惟某官具體上仁秉彛懿哲逢治平之休運奮保義
之宏規周旦碩膚宜膺金鳥之命留侯少傅遽請赤松
之游望建帝廷德為國老猶復徘徊舉吏密勿誨言誠
前世之未聞實懦夫之過望屬拘印鞅阻詣符階仰冀
善固寢興永綏祉福

與宗正舍人啟

右某近託蘧盧遠馳竿牘仰料雍容之暇俯昭悃款之誠耿是固陰忽將朔易惟陟降于帝右增沐浴于天和矧復令望高明珍光純粹足以躋民生于仁壽謀國體于太平僉疇之期日月以繼仰希順蹈時序葆集休祥

與知府密學啟

右某向嘗贄書遽辱賜教荷玉音之聲應知賢德之謙光置以為榮服之無斁兼審鎮臨全蜀綏靜羣黎犬無夜吠之驚神有來舍之福恭惟某官氣含淳勁明照幾

微對風聲以尊人敦名教以振俗曠然致君之量卓爾
正始之規猶且緩步乎邇僚厯試乎方面昔堯以四岳
參領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揆盛德之高世加休績
之殿邦必將疇咨興人僉舉故典收冀上為宗稷精調
寢興

與審刑舍人啟

右某沈于僻陋之鄉迷于期會之事雖虹蜺之絕鼓亦
竿牘之曠修蓋恃知音庶捐小智伏惟入隆顧問出總

祥刑惟愷悌之降康在興居而蒙福伏以某官稟材淵
厚秉德融明講求王佐之資優入聖師之間名聲表海
文義薄天茲可謂後進之元龜中朝之碩望故擢從七
人之列峻陟紫微之垣潤色大猷贊襄密命方將下玉
堂之冊升鼎鉉之司推其仁心均之天下敢冀益綏寢
履用俟都俞

與和州紫微舍人啟

右某近審暫辭掖垣出建侯屏下淮波而擊沃臨楚郊

而弭旌清風弗遐英概如揖顧守土之罔越曾趨前而
莫遑伏惟跋涉脩塗鎮撫劇部道腴自勝神宇益寧恭
以某官鍾秀山川挺質珪璧擢文學之高第贊綸綍之
微言問望益高蕃宣是屬騁神驥于千里非盡其能窺
天文之三階抑為之漸仰希慎重允副傾瞻

與宗正紫微舍人啟

右某託傳車之空惚望紫掖之深嚴奮不能飛怒其如
渴伏惟邇凝旒之靖密味至道之醇腴履必考祥神茲

來舍潤色王度已著坦明之風彌綸國經即開太平之
路伏冀上為廟祏精調寢興

與徐州龍圖啟

右某啟廼者剖符臨州假道詣部豈春秋之義篤于善
隣何愷悌之風惠以多禮遽達麾戟方困旅行引領已
勞寄聲幾晚伏惟某官德器渾厚智謀淵通上所自知
效在己試方當謨明廟堂之地時亮柱石之功豈伊近
藩能屈遠績某受署云始親仁有初馳仰清規增結丹

蘊

與運使郎中啟一

右某仰庇層雲之陰緬介外臺之府茂瞻風表秬役襟
悰伏惟輔六氣之和踐百祿之報竊以其官德符人傑
英器天成知流輒而無涯明析毫而自照方隆朝寄暫
總利權將並陟于近班庸大攄于素蘊敢冀順時良食
為國自珍

二

右某伏以律中事統辰以析津漢修上宿之郊秦紀成
冬之令恭惟某官將明詔旨數繹政經愷悌之德允隆
吉祥之報斯集佇膺僉簡益踐豐恩某幸庇餘光尚賒
良覲瞻望旌蓋祇役懷悰

三

右某伏審某官被詔典州涓辰視事恭惟慶慰竊以某
官高度跨世長材出人屢駕膚使之車厯乎外臺之選
風采特立聲猷遠聞復總司預之權益崇方牧之烈諒

惟匪夕亟陟近班某幸守一官得因大庇再欣際託尤
極歡愉冀精養氣之宜庸浣由衷之禱

四

右某比者幸迂使節臨撫郡封霽澄清之威以寬不逮
恢宣布之澤以來至和庶懷欣然盛德著矣遽賒肩宇
增結心旌伏惟昌赫曦之蘊隆味冲和之純粹優優投
刃止止凝祥悵官局之不遷瞻輶駕之方遠敢希保毓
少浣依棲

五

右某伏審秉撫封撫靡旌及境已嘗通咫尺之間道方寸之誠恭惟跋履山川綏寧弗祿偃德風之先路懣符采之照人迎竚前麾不任欣附

六

右某縻職有常趨風無所跋非烟之流蔭增搖旆之遐心伏惟循覽屬城將明盛業吉祥為之止止出處坦乎休休竊以某官智察未形器非近用基長材于遠到資

歷試于劇司計絕差毫刃無留迹方課殊尤之等亟升
嚴近之聯仰冀谷神益綏多福

公是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六

宋 劉敞 撰

雜著

論性

人之性必善乎曰然人之性可為堯舜乎曰否性同也而善不同善同也而性不同故善有上有中有下上之中又有上焉中之中又有中焉下之中又有下焉上之

上者聖也其次仁也中之上者君子也其次善人也下
之上者有常也其次齊民也仁不能聖善不能為君子
齊民不能有常而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謬也曰苟如是
人有性矣性有善矣善有等矣則學無益乎曰否玉之
為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差者有相十百者有相千
萬者則豈一玉哉人之性何以異于是雖有萬鎰之玉
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之學何以異于是孔子曰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世亂禮廢人莫自學
學又不能克其性此孔子所為喟歎然則人之情惡乎
曰否情者性之動也性既善矣情安云惡子見夫影乎
形曲而曲形直而直夫情亦猶是矣性者仁義也情者
禮樂也今夫人未有不親其親者今夫人未有不尊其
尊者親親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
驩然樂矣尊其尊肅然恭矣肅然恭者禮之本也驩然
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聖人以仁義治人性

以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背其性或毀
仁義此非性之過也背其性也喪其情或棄禮樂此非
情之過也喪其情也物有奪之矣是故適其理則喜違
其分則怒親之則愛害之則惡生則樂死則哀此皆民
之善者也君臣以此相保父子以此相親夫婦以此相
睦長幼以此相序賢不肖以此相別聖人以此起君子
以此治奚謂不善耶今夫水火人所恃以生也火失則
焚水決則溺非水火之罪也焚者相繼溺者相及無怨

乎水火而棄之者水火利用也獨至于情而以謂不善乎無已則忘其情者而善乎禽獸木石之為乎是可知也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為堯舜此過言也堯之時不為無人堯而已矣舜之時不為無人舜而已矣文武周公之時不為無人文武周公而已矣孔子之時可以治國家天下者惟七十餘士亦不為無人孔子而已矣安在人可為堯舜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此悖言也夫古之人曷為乃教人反其性背其真而為

道哉信斯言也是聖王禮義無所積而起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飾言也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彼聖人者生而神焉其何惡之存韓子曰人之性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此虛言也昔者仲尼不云乎性相近習相遠必上者而善下者而惡是白黑而已何相近之有是四者皆非所以盡性也若孟子可謂知之矣故不知性之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之所出也是故有反仁義于性而為道喪禮樂于情而

為達生于其心害于其躬發于其躬害于其俗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憫學

由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歲學者益多達者益少其故何耶古之學者其材非有殊于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予以學道是由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學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也其所聞者非正聲耳其所

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于以學道由其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學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學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動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學古之學不亦勤乎其勤至矣而猶未適于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學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復使古之人生于今世其學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治之理在道道之意在經惟夫好學之

士博雅之人與一時超絕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又將以吏為師則是其學之也未始非學于無用者也勞心于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學之猶不學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敝者其惟聖人乎

論治

察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曰惟其不好善而已矣故

君不好善自以為善在己矣故忘其卿大夫雖有善道
不得進也卿大夫不好善自以為善在己矣故忘其士
士雖有善言不得陳也如此則上無善也下亦無善也
孤立自用而無所與謀矣是故法出而天下怨之令下
而四海非之是何也由不改天下之善不因天下之是
天下之所謂善者上不用天下之所謂是者上不知也
凡人之所疆而不足者善也所惡而有餘者惡也天下
之善固不可徧改然而傾心于善天下之善必歸之矣

天下之是固不可徧因然而勞意于是天下之是必得之矣故水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集之物理相召也夫君不好善必忘其卿大夫使卿大夫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君雖惡之猶苟而進如是則君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卿大夫不好善必忘其士使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卿大夫雖怒之猶苟而進如是卿大夫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君與不肖者居卿大夫與不肖者居天下亂可待矣吾本其亂由上不好善故古之

明王使卿進大夫之賢者大夫進士之賢者士進民之善者是故四海之內里巷側陋有善焉君得而用之而況親戚父兄之臣乎而況左右侍從之臣乎必不伏矣誠盡得人之歡心也是故古之明王畏不得人之善則卑身以先之是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置誹謗之木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四海之內思致其善遠者蹶而趨之近者就而罄之能者因而陳之不能者亦問而厭之是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其

臣何為不好善哉故上有善也下亦有善也博覽並用而無所疑矣是故法出而天下喜之令下而四海順之是何也由盡得天下之心者也治道之貴無過此矣雖然好善有三有好而行之者有好而任之者有好而尊之者好而行之者王舜禹是也身善矣而又好善此仁聖之度也好而任之者霸桓文是也身不能善舉善而委心焉此雄傑之慮也好而尊之者彊魏文侯是也身不能善聞善不能行又不能任尊而事之天下歸其賢

敵國不敢伐是亦好善之實也嗚呼能知此三者之別而致行之治國何難哉是乃孟子所謂優于天下者也

言治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于時忘言而徇于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實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

實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興
剗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難扑赦贖為治而天下以
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
桀之邦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于今百年
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
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疎矣先
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畧循誼之策而匈奴
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疎柔遠

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為
治者因于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拘于理而言不足
專也故自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
者也忘言而索于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
能見也

為政

善為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
也務養人者不足于養而離人務治人者不足于治而

因人曰然則如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士農工商者通工易事而相為役者也非相為賜也于是焉敏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已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至于其族然後推而至于其鄉然後又推而至于其道路然後鰥寡孤獨殘疾者有懷此人之情也豈患不能養哉患不使之養也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無所守固雜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威人以刑者也安人以德

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廢人所以自養者而盡其財所謂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為師而家不為宗則庶耻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_一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_一苛

言畏

善者之治其民畏而不懼不善者之治其民懼而不畏
何以實之夫善治者固必正其民齊其分壹其志而吾
民曉然知之利雖可得而偷取也君子則顧義小人則
顧法其不見若其見之其不聞若其聞之是謂畏如是
者議可以廢于朝刑戮可以廢于市矣夫名誠正可傳
也分誠齊可守也志誠壹可信也事當其是而行之雖
不宿戒坦乎其無疑義當其否雖不先請而廢之決乎
其無憂曰功就而已矣名立而已矣無有遠近也無有

新故也無有疎戚也上下一之是謂不懼此無他惟其
議善明而論惡審也夫不善治則易其名錯其分貳其
志而吾民無能知之事雖當是不敢行也曰忌義雖當
否不敢廢也曰讒忌則死矣讒則離矣無有遠近也無
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賢不肖一之是謂懼如是者在
上則喪其功在下則喪其名夫民既已知功之不可致
矣既已知名之不可守矣苟可利焉而引取之而已矣
幸于所不見覩于所不聞其私則勝也是謂不畏此無

他惟其議善不明而論惡不審也故聞為治者謹于民之所畏與懼而善觀治者察于民之所畏與懼畏者心服也畏乃修修乃來懼者貌服也懼乃謀謀乃亂昔者三代之王使民畏故其刑省而治日廣且多功秦之王使民懼故其刑繁而治日拙且無功後世之治者慎所以懼民哉

疑禮

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

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
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信其問曰君葬
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禰吾疑非仲尼
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薨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先為之定
也命之定則後無篡奪之憂雖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惡
有既殯而待世子生子既殯而待且不可況既葬而待
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侯逾年無君最其重也
況曠年乎仕三月無君則相弔此仕無君也況果無君

乎苟以君之重嫡不可不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
苟為世子焉苟為女子焉如遂女子亦將尊之乎或曰
此謂世子生而告神之禮也非須以為君也為君者先
定矣此不然也其名之以世子舉之以繼體之義宰祝
從之有君儀焉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反先定者而授
之乎曰惡是何言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彼既為後矣
屢易之可乎或曰吾聞之參也魯問之幾是乎曰問之
者對之固亦宜魯何獨參也昔者春秋譏惠公不早分

其嫡庶以底大亂又奚為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冢宰焉此其見之曰冢宰者奚設哉設以佑嗣子乎設以待嗣子乎且冢宰亦何常之有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則纂也安能望人人于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此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為愛況日以冀月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非醇經審矣

續謚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諡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諡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諡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諡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

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

劉子曰古之為諡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號取于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

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
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誅尼父合于謚法堯舜
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
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

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幾曰淵不幸短命

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知適時曰俞甯武子進退寡

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老期適

道曰卹惠而多愛曰僞子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

曰札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

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在約思純曰憲原伎

之敏給曰求冉勇而知義曰由子文學博識曰商子容

貌莊敬曰張顛孫信道輕仕曰開漆不得中庸曰哲

曾言合聖人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公有德疾憂曰冉

伯知德中庸曰伋子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

反性敦禮曰況荀蕪愛尚賢曰程上同遵儉曰程墨救

攻上開曰鉞

鉞朱

獨善為我曰居

居揚子

卮言日出曰周

莊子

潔白不污曰皓

皓四

言行軌物曰舒

董子

簡易多聞曰向

劉向

守死善道曰勝

龔勝

覃思寡慾曰雄

揚子

審音知化曰曠

巧

歷絕倫曰衡

張平子

達數知來曰輅

管輅

博物多愛曰遷

良

史實錄曰遷

說大射三侯

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者
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說中

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一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亦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

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者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尺以五為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為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分為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

也參崇長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干之右
舌下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于舌下者舌長能蔽之
故以見為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者三尺也世言
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
以是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為高蓋幾中矣其設之次大
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疎足以射其勢
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
躬舌身三者異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

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為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于參參不見于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于參參亦終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三十步干高一丈

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
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
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欲使
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侯視大侯亦
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
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
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
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覩之哉

又經云以狸步張三侯者非為射者之志也乃為張者之法也而鄭以為射當如狸之擬物則何預于張侯乎且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輒釋獲爾而鄭以為矢揚觸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惑已哉

小功不稅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感

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

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
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至于是也因
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
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
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
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
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
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

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師三年解

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三年克之何足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悅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財豐孫吳之師不聞朽之久也以是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莫

盛焉以文明之進當隱伏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曰
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
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謂矣且夫聖人之于天下也非私
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罔民
也是以有征伐焉豈欲並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
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庶之
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為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
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

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棄長
久之策故勝則遺其患于君不勝則遺其患于民此所
謂不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孫吳所以尚掘速也
夫以孫吳之智窺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規聖人之道
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尚若是其緩
矣三年而後有成是故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兵玩寇
安而勿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庶之曰除其苛虐
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疇其田伍治其

里邑原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農勸功易事何謂教
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墓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其師
保美其官守一人莫非吾臣也尺地莫非吾有也引師
而去之民効死不畔矣

御龍解

天下之物無智于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地
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身者其為物
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以能識其

嗜慾而不倍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為不盡其性雖狎不留苟為盡其性雖不狎留之然而狎犀象虎豹也易狎龍也難彼龍者恃其才之大而智之神如有不合則去矣非若犀象虎豹之受制于人而求全于人而喪身于人也 是以狎之非其道弗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之術者龍于是去而不返若無龍焉然則非實無龍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己之嗜慾而御之者故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益好而奇之

萬有一遇焉猶震眩顛踣竄匿而不敢視甚矣夫龍之
可好而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擾也豈實龍之情哉然
而世之人始因旱而像之因水而崇之怨呼咨嗟以求
其肝鬻鬻鬻之應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憚煩而與龍異
好尚且至于此哉

公是集卷四十六